

论巴尔扎克的个人主义现实批判

张翔

在文学史上,人们对“现实主义”一直存在怎样界定的分歧,直到如今仍众说纷纭^①;但巴尔扎克在创作上宣告了现实主义的成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已是不争之事实。唯其如此,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置定一个现实主义的概念,然后去核实巴尔扎克的创作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切近这一标准,而是从巴尔扎克的创作与创作思想来考察其现实主义创作的特殊内涵,在我们的文学视角中进行批评。

一 个人主义的现实追寻:深度与广度 18、19世纪之交的法兰西变动频繁。轰轰烈烈的英雄时代留给30年代新生代青年很多梦想。伏脱冷说,在巴黎与拉斯蒂涅相仿的青年有四五万。他们都是为着谋社会出路的竞争机会而来的。还有另一类青年,抱了气吞宇内的雄心,企盼用巨人之手,重来指点江山。在刚过去的40年里,就有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再远点的岁月,有卢梭、伏尔泰还如启明星照耀在法兰西的天空。30年代,来了巴尔扎克。

他崇拜拿破仑。曾经营实业,也抱了“象拿破仑一样”的梦想。但破产留住了他匆匆向上层社会迈进的谋世之心。栓于小阁楼时,他发现,一动笔便可如拿破仑挥剑,同样可以实现主宰世界的宏愿。于是,他移情于创作。他的锋芒,一开始便扫向整个社会及一切人;尽管他最初并无《人间喜剧》的计划,却已俨然世界君王。他的眼光是政治家的,抱了欲全知全能之心察人阅世。所幸历史的最初几笔,把他划给了文学。虽然他后来也参与投机、大选等外部事务,但从此不愿弃笔。

对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兴趣,促使巴尔扎克确立了写当代社会“风俗史”的计划。这一遇合很宝贵,他的注意力很快就集中到现实上。

巴尔扎克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首先是个人主义方式的,是持己眼对现实的独立追问。在中世纪经院现实主义者看来,世界、自然、社会都是以不变的形式存在的;有意义的生活只在来生。因而他们以先验陈规解说现实,以集体性的现实判断消除个人独立追问。笛卡尔、帕斯卡的怀疑论及洛克经验理性放逐了这种集体性思维,以个人作为现实判断的主体。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为个人主义思维取向张

本。它的基本社会构成元素是在法律上独立的资产者。它认定社会成员追逐财富是相对自由的,是个人的事。既然如此,个人财富的追逐者必然要求用个人的头脑和知识经验的积累来判断形势。当时的法国已经具备这种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尔扎克能够成为新生的独立现实批判者。

个人主义取向只是巴尔扎克洞察社会的最基本方向。他如何能探索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本相,并称“社会制度总是竭力使人们适应其本身的需要,并把人们摧残到面目全非的地步;有多少样式的社会制度,就有多少谋生之道”^②?

其洞察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这个“百科全书”者对社会哲学的深入思辩。进入相对平稳时期的社会为制度之思提供了不可少的条件。巴尔扎克对现实的君王式俯瞰,蕴涵着博大的气象也造就了深入的契机。其二,个人奋斗的经历。一般说来,人们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必须不断澄清对竞争环境与规则的认识,不仅要懂明文规范,更要明晓非明文的实质“社会法”。随市场竞争的深入,竞争社会的实质面貌也会凸现出来。巴尔扎克曾进行多年的投机和经营,经历了市场竞争的成功和失败,触及到了社会的痒处。终于有一天,在他反省为何破产的时候,发现了所有表面下的真正法则。经验进入创作使他的洞察力超越了所有还未能生动、深刻地在社会环境中再现社会人物的同时代作家,也超越了杰出的司汤达。

其实,当时社会在竞争中触及到社会痒处的人绝非巴尔扎克一人。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所明晓的金钱法则,已是不宣的共识。不过,平常的舆论止于片面的深刻,大多是些牢骚、抨击之类的东西;当时的浪漫主义者则对此不屑一顾。巴尔扎克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杰出的社会敏感度,凭自己的深入思考与深入生活,成功地表达了民间意识,唤起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的社会认同感。他的许多小说都是当时的畅销书,也很有趣地被认为是一个轻薄“乐人”的杂纂(或总纂^③)。而正是这种对现实的“通俗”的解说,拆解了文坛流行的现实图景,创造了新时代的现实观^④。

可以说,巴尔扎克的君王定位的个人主义思考和

观察,促成了笔底世界的“广”;普通竞争者的低位态的个人主义思考和观察,促成了笔底世界的“深”。他有拿破仑式雄力,是现代小说的先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特殊时代各种因素遇合的事物,在文学史上算是难得一遇的。

二 不可两全的抉择:拉斯蒂涅分析

“他看到人生的三个面目:服从、斗争、反抗;家庭、社会、伏脱冷。他决不定挑哪条路。服从吗?受不了;反抗吗?做不到;斗争吗?没有把握。他又想到自己的家,恬静的生活,纯洁的感情,过去在疼爱他的人中间消磨的日子。那些亲爱的人按部就班照着日常生活的规律,在家庭中找到一种圆满的、持续不断的、没有苦闷的幸福。”^⑤

在《高老头》中,拉斯蒂涅面对社会的个人奋斗面临这样两大问题:一是选择金钱——权力轴心的巴黎竞争社会还是选择道德伦理轴心的外省伦理社会^⑥;二是如果选择了前者,如何在竞争中获胜,达到自己的目标?《高老头》的中心内容即展示拉斯蒂涅的索解之道。

拉斯蒂涅面前的社会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跨向整合的阶段。金钱同化了权力,已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无论资产阶级还是贵族都进入了“金钱——权力”轴心时代,资产阶级的奋斗方向也就是众多贵族选择的方向。在两大上流社会阶级走向融合的社会整体趋势中,同时又出现了两种社会模式的断裂:旧贵族体制主导的中世纪道德——权力轴心的伦理社会模式的消隐,及资本主义体制主导的金钱——权力轴心的竞争社会的膨胀。后者成为主流模式,竞争社会侵消了伦理社会。这个渐趋定型的制度模式已经显示出其强大的“俄狄浦斯效应”^⑦。即如前面所引的巴尔扎克关于制度的一席话,新生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个体的期待往往自我实现。实现机制的中枢环节是个体追求“金钱——权力”的“欲”与“能”,即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

拉斯蒂涅迈入巴黎学法律,便完全投入了“俄狄浦斯效应”。巴尔扎克在开头给了他“有趣的观察”、“敏锐的头脑”这些“能”以及那种“欲望”^⑧。这个个人主义者就靠这些资本混迹巴黎。他以个人主义的现实判断窥到了开启上流社会之门的锁孔。有两个规则,一是无处不在的金钱准则,一是无处不起作用的追求金钱的竞争准则。当时,贵族仍把持很大一部分权力,资产阶级也向权力渗透,权力介入竞争便可获得暴利。这是一个今天所谓的“寻租”社会^⑨,以权力等非

生产方式获利是社会的潮流。如葛朗台,通过权力积攒了巨量财富。拉斯蒂涅接受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的指点,凭破落贵族的身份,以女人作进身阶梯,利用“寻租”竞争,逐渐对“斗争”“有把握”起来,从而排斥了“反抗”与“服从”的选择。在此过程中,他抛弃了求学的闻达的梦想。求学的进路不是没有希望,而是不能满足“更快”的要求,没有充分利用社会的条件。他的选择建立在把握社会竞争机制的基础上,是市场化的顺应与模仿。

一旦他全部投入这场追逐,除了金钱与权力之外,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都可以没有;在追逐金钱权力的过程中,没有人也没有律令告诉他怎么做。因此,当他做了部长进入贵族院之后,宣称“世界上没有原则,只有事变;没有定律,只有时势”。这个新生的个人主义者全然是唯我独尊的,他拒绝一切道德范式的规范,自我内在权威可以决定一切对错。

这恰好进入启蒙时期片面发展工具理性的主流思路。比如,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就是极端一例。从拉斯蒂涅的奋斗历程我们看到,理性完全走向了工具理性,也就进入了非理性、被物化的孤独悖境。马克思说,“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而他们更加受到物的统治。”^⑩

同时,拉斯蒂涅的选择又是自愿的,尽管它经历了痛苦与徘徊。在学习社会期间,以外省生活为参照系,他已经看到了上流社会原是“泥淖”。这也将是他的未来处境。社会的断裂分化迫使他只能择一而从。在《高老头》中,这个问题对拉斯蒂涅来说也许比知道如何竞争更重要。他刚好处于竞争社会与伦理社会的断裂处。伏盖公寓可以算是社会断裂处的象征。拉斯蒂涅既要进入巴黎上流社会,又难以割弃外省的美好记忆。在最后抉择之前,他一直处于自我反省与社会批判的道德困境。

一个韦伯所说的清教徒,在奋力赚钱时,虽然事实上主宰自己的只是自我内在权威,也会常常面对圣经做无意义的祈祷。拉斯蒂涅似乎是无神论者,他的价值信仰体系就是被神化理想化了的外省生活。当他不断为竞争社会所同化,面对退守的道德伦理,他常有反省。如他收到母亲的信后自责“她(阿娜斯大齐)为了情人,你为了只顾自己的前程,你比她强在哪里?”他想放弃上流社会,不拿这笔钱^⑪。

同时,拉斯蒂涅又以理想化的外省生活为参照系

批判巴黎社会。这个脚在外省,身子已探入巴黎的拉斯蒂涅没有反过来审视、反省外省生活的缺失。他的判断策略是变革时代人们常使用的单向批判。我们也可以视之为巴尔扎克假拉斯蒂涅之手做的批判。但偏偏这种单向批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对欲的坚持,驱使拉斯蒂涅对外省范式必须作出明确的抉择:是留守,还是告别,要金钱,还是要道德。他在无法化解对批判价值体系的信奉的情形下,从全盘依附的单向价值批判策略转为全盘抛弃价值一方的策略,破釜沉舟,解开了高尔丁结,走向纯粹的工具理性之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斯蒂涅是早熟的,价值之花未放蕾便萎绝当地,工具之果一受粉便硕大无朋。当整个社会还在道德与金钱之间徘徊时,他已经毅然决断了。同时,拉斯蒂涅又是个资产阶级的英雄,他面临的,已是喧哗人群中心灵的荒原。

三 整合时代的现实批判:巴尔扎克之路 巴尔扎克在创作中要面对比拉斯蒂涅更多的现实与更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拉斯蒂涅这位《高老头》——《人间喜剧》的支柱作品的主人公展现出来了。巴尔扎克在创作中将如何面对这些现实与难题?

不是巧合的巧合,作为巴尔扎克创作起点的《驴皮记》以拉法埃尔“欲”之强烈与“生命”之短暂的形而上冲突为主题,其高峰作品《高老头》则以拉斯蒂涅竞争之“欲”与道德伦理的现实冲突和抉择为主题。这期间,巴尔扎克经历了从哲学思考向现实思考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欲”一直是其中心话题。莫洛亚称之为“巴尔扎克式激情”。“欲”对于巴尔扎克是很重要的。他认同对金钱、权力之“欲”,则认同了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反之亦然。巴尔扎克的心头,流淌着拉伯雷式巨人的血液,怀抱了追求金钱、权力、名声,贵妇人的俗士之心。他是个热烈的资产阶级追求者,也是以引导资产阶级及整个社会追求为己任的批判者。在“欲”这一基础上,他的追问从形而上转入制度“俄狄浦斯效应”中的现实。

在巴尔扎克笔下,人的命运由“欲”的方向选择决定而泾渭分明。选择金钱——权力之欲则进入竞争社会,跨进资本主义生活范式;选择道德伦理则进入已覆没而成虚幻的伦理社会,死守旧生活范式。因而,在《人间喜剧》中,沿着这两极,我们会发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分化:一极是竞争社会的金钱与权力的追求者,有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化贵族,也有冒险者;另一极是伦理社会旧生活范式的追求者,如纯情的特·莫索夫人,痴于父爱的高老头。前者唯工具理

性是尊,后者唯价值理性是尊。前者有胜有衰,是竞争常事;后者则免不了悲剧命运。超越了两难选择的少数人,凭强有力的道德力量支撑于社会的边缘。克雷蒂安这些民主革命者试图以民主、平等、正义挽救竞争社会的迷失;大卫·赛夏、皮安训超然于非此即彼的困境之外,从事中立的创造或贡献的事业……

强烈的两极对比显示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渐居社会主流,金钱——权力统治社会的历史趋势,也透露了改革与引导的信息。持拿破仑帝王视界的巴尔扎克,没有必要象拉斯蒂涅在两者之间做必须的选择,而欲以巨大的勇气,重建伦理社会,重振价值理性,将已分裂的两极重新拼拢!

先让我们从近代法兰西知识分子自启蒙时代至拿破仑时代关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文化思潮说起。巴尔扎克之前,人们习惯通过历史来判断现实秩序。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经验论方向将神从历史中赶出来而坚信理性的进步,维护既成的文明结构,只同意添砖加瓦,不同意根本改造;以卢梭为代表的先验论方向则怀疑已然状态的第一层基面出于非理性的盲目,文明一起步就意味着这些盲目因素的历史化、扩大化过程,因而要求从文明的根部而不是从文明的现状来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将文明解构后再来一个重建。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秉承卢梭的思路,对社会进行了“道德理想”设计并付诸实践,而酿成了道德灾难。拿破仑则利用王权与宗教引导社会与臣民^⑫。

巴尔扎克尊崇拿破仑,与其说好其权重,不如说慕其能对社会做如此这般的引导。有趣的是,思路在他这里却改了方向。巴尔扎克曾制定政纲,参加大选而获票无几。他的政见并不象小说那样受人欢迎。而在“风俗史”创作中,又不能有空想和设计,只能依靠现实材料的选取透露这种倾向。这样,在创作中,他摆脱了启蒙时期的教化姿态,注意力从社会设计转移到社会批判,借批判之手实现引导。

同时,巴尔扎克在创作中从现实进入历史,让历史的正积极与负极同时汇合于当代史。他竟然将启蒙时期水火不容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执两手,一手抚摸发展而充满血污的现实,一手敲击垂询其价值得失;一面进行对现实的历史批判,一面进行对现实的价值批判。在两者平衡互动的模式中,重建竞争社会与伦理社会相整合的新社会,他不仅要面对竞争社会的挑战主动应战(象拉斯蒂涅一样),而且对由于竞争社会与伦理社会的分裂而只能择其一的命运挑战做主动应战(不象拉斯蒂涅一样)。他乞灵于君主制与宗教

来支撑这个应战模式。他说,要坚持“在宗教和君主制这两种永恒真理的引导下写作”^⑬。

巴尔扎克对陷入寻租状态的竞争社会的批判对策可谓恩威并施。一方面,欲以王权匡正不择手段的资产阶级的行为,在政治上因而靠近保皇党;另一方面,则欲引入道德、宗教、信仰来教化人们,使“欲”良性发展。他常发出“要得到高尚与纯洁的名声,坚强与正直可能比才能更为必要”^⑭之类的警示与呼吁。因而,他对混乱的社会以及寻租的竞争者是批评乃至谴责的。同时,由于他对正常状态的“欲”的认同,他对笔下人物对“欲”的追求,有时又是默许的,如拉斯蒂涅。对无能者,大部分是没有经营头脑的贵族,则讽刺有加。他拥护贵族为主的保皇党,是抱有独立政见,实际上与保皇党企图恢复世袭制的目标相左。

在重建已经覆灭或濒临覆灭的伦理社会方面,则主要通过对竞争社会的道德价值批判以及现实中重建范例(如《乡村医生》)的描述来实现。但这里有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将宗教供于价值神龛?卢梭曾将价值之井一直挖至历史的“零度”状态——天赋良知,并在此基础上凭“奇理斯玛”^⑮构建“公共道德”。他的设计中隐着神意,因而受到伏尔泰等人的抨击。巴尔扎克的思路与此相似。但他立足于现实,从历史那里取了什么东西一清二楚。也许从拉斯蒂涅身上我们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向前看他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无从反抗;向后看而外省农村生活范式又不堪一击,只得始乱终弃。巴尔扎克还没有能力和条件发现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一对矛盾,向前看他找不到什么价值力量,于是以拿破仑式勇力承继(而非创造)和坚持(而非放弃)正义等诸般美德,特别是宗教。但是,君主制与宗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觉得自己也并不相信它们!面对早熟的拉斯蒂涅们以及早熟的竞争社会,与历史批判相比,价值批判有些缓不过气来。他的情感倾向让人感到某些声音的存在,但就是成不了圆熟的交响乐。

在那个宗教逐渐消隐的年代,镀金十字架就只意味着金子。巴尔扎克振臂而呼,意义不可低估,却很容易被视作保守主义者。当时就有人发现,他的主人公尽是一些无神论者,而他却信奉宗教。在历史批判与价值批判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的错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相分裂,他还是一个统一的巴尔扎克。这由他在整合时代的特殊社会取向决定。当时资产阶级“冲击”贵族的方式是同化而

非革命的对立^⑯。对于君王定位的巴尔扎克来说,他认同这两大上流阶层汇合的新资产阶级发展方向。这一最基本的立场通过隐立场的历史批判及生活态度呈示。他也要引导上流社会的发展,但由于社会批判的二元取向,以及巴尔扎克批判社会的价值标准事实上对旧贵族体制的偏向,更由于这一取向不仅通过显立场的价值批判表现,而且在其政见及政治实践中暴露无遗,因此给人以主要是保守的这样一种错觉。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仅仅是“药方”采用了保守疗法而已。他更是资产阶级的改革者,而不是贵族立场的保守主义者。他在合流的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是中立的批判者。他的批判标准主要来自贵族体制,因而他的同情都给了旧体制的羁守者,他的赞美都给了竞争社会中犹有道德英骨的奋斗者。这是他的现实尴尬,也是其特征所在。这种“怀旧”的价值批判,微妙地把握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为他的作品赢得了更广的市场。

注释: 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十三章对现实主义有详细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弗·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提到,在西方,“现实主义不过是视觉幻像”,而在中国“现实主义是最正常的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本文不拟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论述 ②③④《巴尔扎克论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分别见于第124、65、166页。 ⑤莫洛亚《〈高老头〉序》,《高老头》第40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⑥杰姆逊认为应“将现实主义看作一种行为,一次实践,是发现并创造出现实感”,“现实主义的力量来自对于一个旧叙事范式的取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从巴尔扎克的创作来看,既可视作现实的批判,也可视为对旧现实的批判。 ⑦⑧⑨《高老头》第361、175、24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 ⑩两个社会的划分依巴尔扎克的思路而定,它们处于渗透的分离状态。 ⑪指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 ⑫“寻租”是现代经济学名词。“创造垄断的活动属于一种竞争性行业”是寻租理论的格言。详见《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⑬《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 ⑭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1994年版,此书对卢梭及伏尔泰等人的思想有详尽论述。 ⑮奇理斯玛是韦伯政治学的一个借喻性概念。原文charisma,半神半人,天纵英明之意。 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中对巴尔扎克的批评非常著名。本文提供了对巴尔扎克立场及创作机制的不同解释。至于两种解释之间的比较以及与此相关的革命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问题,需要另文阐述。

责任编辑:莲 姣